

NANCHAO
CHUN
下

【作品】
林家成

愿得一心人，
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南朝春



一个是音容兼美的盖世枭雄，一个是身份卑微的绝色倾城。
烽火四起，几番深情辗转；绮丽乱世，美人浴火涅槃。

超人气作家林家成“魏晋风情”系列殿堂级华丽古风文

重谱兰陵王的旷世之恋

独家附送三万字番外



南朝春

NANCHAO
CHUN
下

【作品】
林家成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朝春：全3册 / 林家成著.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399-6443-0

I. ①南…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0193号

书 名	南朝春 (上、中、下)
作 者	林家成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邹 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680千字
印 张	54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443-0
定 价	68.00元 (全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下

150	136	122	109	098	086	071	056	041	026	012	001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佳人重梳旧时妆	突厥犯境再相见	生死关头见真情	兰陵战场转败局	千里相依归故里	荆州刺史美人计	郡王一怒为红颜	张绮衣锦回陈国	气派非凡惹人妒	见兄长思少年时	郡王遇刺美人惊	双双返齐见郑瑜



目录 下

165

第五十四章 自污名声有筹谋

179

第五十五章 郑瑜因恨入泥沼

193

第五十六章 风光大嫁成王妃

208

第五十七章 洛阳被围献良策

223

第五十八章 五百铁骑破阵出

238

第五十九章 一生一世长相守

番外

256

苏威：晚了一步，错过一生

259

宇文邕：盖世雄主，壮志未酬

263

萧莫：也许是两世

267

郑瑜：如果人生能够重来

272

一对绝色美人所生的儿子





第四十二章

佳人重梳旧时妆

郑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使者府的。

她似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上，而外面阳光正好，看日头已是下午。

挣扎着从榻上爬起，郑瑜轻而温婉地说道：“我真是疯了……我怎能被她激得如此失态？”

郑瑜寻思了一会儿，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样物事，深深吸了一口气后朝外面说道：“带我去见兰陵王。”

兰陵王落宿的地方，与众齐使不同，是在酒楼里。

因必须时刻联系，众使都有他的地址，不一会儿工夫，郑瑜便被带到了兰陵王所住的酒楼处。

令人通报后，不一会儿，一个护卫上前说道：“郡王许了，王妃请。”

郑瑜这才提步。

她一边走，一边忍不住心中酸苦：她是堂堂的兰陵王妃，可她要见自己的丈夫，还得请人通报，还得经过允许才可。

想到这里，她咬了咬牙，悄悄把手伸入袖袋中，那里，有一包药末……

高长恭所住的酒楼，并不是特别好，与精心修饰过的使者府邸不能相比。郑瑜一边看着那简陋朴素的房屋，一边不由得想道：长恭富贵了也有些年了，怎么还是像以前一样，对居住的地方，这么无所谓？

不一会儿，她来到一个房间外，在一个护卫的点头下，她轻轻推开房门，一边推，一边唤道：“长恭……”吱呀一声，她看到了孤独地站在窗口，一动不动的兰陵王。也不知他站了多久，身影似是凝了霜。

兰陵王没有回答她的话。

郑瑜犹豫了一下，把房门带上，走到一侧，从一旁拿起酒壶，一边煮着酒，一边温婉地说道：“长恭，你用过餐吗？”

在她以为他不会回答时，兰陵王低沉的声音传来：“阿瑜。”许久不听他这

么唤她了，郑瑜不知不觉中，竟是眼中一阵酸涩，她连忙应道：“哎。”应过之后，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有点颤，似是有点心虚，她又唤道，“长恭，酒温好了，先喝喝暖暖身子吧。”

她走到兰陵王面前，低着头小心地给他倒着酒。她把那酒放在他面前，温柔地说道：“长恭，喝一口吧。”她抬起双眸，妙目中净是盈盈期盼，和似水温柔。

兰陵王却理也不理，只是抬头静静地看着前方。

郑瑜双手捧起那酒，小心地递到他面前：“长恭……”这一次，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兰陵王已低哑地开了口：“阿瑜，我们和离吧！”

我们和离吧！

再一次听到这话，还是如此让人怨苦！

郑瑜白着脸向后退进一步，由于气恨，她手中的酒樽都摇晃起来。怕把酒水洒落，她咬了咬牙稳住，才哽咽着说道：“长恭，你怎么能……”明明那个贱妇都成了皇妃了，怎么他还是想与她 and 离？她都想好了，过去的便让它过去，从现在起，她要忘掉那个贱妇，与她的夫君好好过日子！

不等她说完，兰陵王低哑的、宁静无波的声音重复道：“阿瑜，我们和离吧。”他看着外面，无声地、自嘲地勾了勾嘴角，“有些错，可一不可再。以前，是我糊涂了，都是我自己弄不清，看不明……现在我不想再糊涂下去！”

他缓缓转头，眸光静而无情地看着郑瑜：“阿瑜，你生得美，家世也好，我知道邺城和晋阳两地，有不少贵族子弟都中意你。我会告诉所有人，你还是清白之身。想来经我这么一说后，不会有人介意你嫁过我的！”

“可是我介意——”一声尖叫哽在咽中，郑瑜发现自己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平静下来。

是的，她上午已经够失态、够丑陋的了！那样的错误，她不能再犯一次。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她从来都不怕失败，因为只要有心，她一定可以得到她希望得到的一切！

再说，眼前这个男人，她从小便爱慕，她为了他做了那么多，他想和离便和离吗？她不甘心！

郑瑜垂下眸，慢慢地，那股怨苦终于被她按了下去！

兰陵王一直在打量着她的神色，见她的表情闪过一抹狰狞后，又迅速地平复了。低着头的她，甚至还露出了一抹以往的温婉，仿佛他所说的话，她压根就不气不恼不在意。

这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反应，兰陵王蹙紧了眉。几乎是突然间，张绮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浮出他的脑海。

瞟了她一眼，兰陵王突然有点厌恶自己，也有点意兴索然：“不管你愿是不

愿，阿瑜，这次回邺后，我会向太后请求，允许你我和离！”他衣袖一甩，竟是再也不看郑瑜一眼，便向外走去。

看到他大步离去，郑瑜再也无法自抑地尖喝道：“高长恭——”兰陵王脚步略略一顿，转眼，又提步离开。

他身后，郑瑜在喘息着。喘息了一会儿，她突然咯咯笑了起来，一边笑，她一边把手中的酒樽重重砸在地上，叭的一声器皿碎裂声中，她嘶哑着嗓子哭道：“高长恭，你以为太后指的婚，是这么容易和离的？”她捂着脸，慢慢蹲在地上，号啕痛哭起来。

一边哭，她一边难以自制地哽咽道：“长恭，我是真的喜欢你，是真的喜欢啊……她都成了皇妃了，你们之间再也不可能了，你怎么还想着要与我和离？”

这一晚上，张绮辗转反侧，睁眼到天明，她挣扎着爬起时，才发现枕巾都已湿透。

整整一个上午，她都有点魂不守舍，见宇文邕不在，张绮只感觉到胸口闷得发疼，似乎再不走走，让自己转移一些注意力，她已无法控制自己了。当下，便带上四个太监出了宫门。

自宇文邕许她恃宠而骄后，张绮的权力和自由大得惊人，这么不宣告一声便擅自出宫，根本算不得什么。

这两天，她一直没有找人联系过贺之仄，更没有去见过阿绿，她知道，不管是宇文护，还是宇文邕，都是知道这两人与自己的关系的。自己不出面，他们会过得更自在。而自己出面了，不一定不会激起宇文护的恼怒，令她想到自己差点拐走了他相中的爱婿。他是不会奈何自己，可把阿绿顺手杀了，让自己知道些轻重，那完全是情理当中的事。

张绮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努力地不让自己去寻思高长恭的一切。

过去了，便永远都是远去了。不需要回头，也不可能回头！

走了一阵，外面传来一个太监小心的问话声：“娘娘，往哪里去？”

“随便走走。”

“是。”

在正街中转了两个圈后，马车转入了一条小街中。就在经过一条短短的、不足五十米长的巷子时，突然间，后面传来两个急喝声：“闪开！闪开！”

“啊啊——快让开！”喝声带着惊慌，又急又乱。

四个太监连忙回头，这一回头，他们便看到两匹马疯了一般直朝自己冲来！

一个太监最先反应过来，尖声叫道：“不好，莫冲撞了娘娘！”喝声中，另一个太监已尖着嗓子叫道：“快，快退，退到一侧。”

这事实是在突然，那驭夫饶是高手也猝不及防。他急得满头大汗地想把马车

挪到一侧时，那两匹冲得路人尖叫的尖叫、躲闪的躲闪的疯马已是一撞而来。

只是一个转眼，两匹疯马已生生地撞上了最后一个太监的坐骑，就在那太监扯着嗓子尖叫时，一个骑士突然间从马背上一跃而起，凌空一翻落在了马车上。

那人闪入车厢中，再出来时，怀里已抱着一个美人，可不正是张绮？正好这时，那人的坐骑已经一冲而出，远远掠过张绮的马车，眼看就要冲出巷道。那抱着张绮的黑衣人纵声一啸，竟是从马车上纵掠而出，准确地跳到了马背上！

这人的动作，兔起鹤落，中间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优美流畅至极，那马在主人纵啸之时，也是身形一缓。等到主人跳到了身上，这才鸣啸一声，加速冲出，转眼之间，这配合巧妙的一人一马，已冲出了众人的视野！

就在那骑士把张绮掳走，四个太监想要尖叫时，那个撞上了其中一人的骑士低喝道：“闭嘴——”

喝声沉沉，杀气十足，接着，那人手指一弹，一块小小的布帛便落到了一个太监手中。

然后那人跳上坐骑，马鞭一甩，也是一驰而去。

那太监连忙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借李妃一叙，一个时辰后于清河巷归还！”

匆匆把字条看完，那太监喝住尖叫着的另外一个，挥手召他们上前，把字条给他们看了一遍后，一边抹着额头的冷汗，一边尖着嗓子小声说道：“我们护着娘娘上街游玩，却把娘娘弄丢了，闹上去，说不定死路一条！”这话一出，不管是四个太监，还是那个驭夫，都打了一个哆嗦。

那太监说道：“如今，我们也只能听信这字条所言，到清河巷等着娘娘了。”他朝前后看了一眼，见没有几个路人注意这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过出于保险，他还是朝其中一个太监吩咐道，“你去一趟，想法子让看到了情况的人闭嘴！”

“是。”

张绮猝不及防之下，便被一人抓入怀中，她惊慌之下，原是想尖叫的，可一闻到对方身上那熟悉的体息，那尖叫声便给哽在了喉中。

她安安静静地僵在那人怀中，匆匆回头看时，正好看到几个太监拿着字条商量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她暗暗松了一口气。

来人搂着她，奔行了不到三百米，便跳下马背，搂着她跳入了一个巷道中。

一连翻过几个巷道后，张绮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酒楼中。

吱呀一声，来人踢开一间房门，搂着她卷了进去。把她朝地上一放，来人关上房门。

张绮匆匆稳住身形，头一转，向那人看去。

那人也在直直地看着她。

一袭玄裳上，已灰尘遍染，俊美无俦的脸上，瘦削得很，显得鼻梁更高挺，眼睛更明亮。只是那眼神中，沧桑，空洞，仿佛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失落和悲凉。

正是兰陵王。

兰陵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张绮，在看到她一袭宫妃装扮，还有绾得高高的宫妃发髻时，他垂下眸来。

只是看了一眼，张绮也侧过了头。她正要开口，兰陵王朝她扔来一物，同时他低哑的声音也传来：“去那里坐好。”张绮反射性地接过那物，低头一看，却是一把玉梳。

她怔怔地转头看去，原来他指的，是一个放着铜镜、胭脂、白粉还有钗子等物的梳妆几。

就在张绮发愣时，他低哑的声音再次传来：“去坐好。”这是命令。

张绮怔了怔，慢慢上前，慢慢在那几前跪坐好。

这时，她又听到他低哑的声音传来：“解下头发。”张绮傻了一会儿，依言把秀发解散。

“继续！”

继续？什么继续？张绮怔怔地回头向他看来。

他这次没有看向她，只是侧头看着左侧的墙壁，哑声道：“继续。”

张绮回过头来，看了看手中的梳子，顿了顿后，慢慢拿过那铜镜，把那铜镜缓缓地摆在自己面前，她又回过头来。

他已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了。见她回头，他嘶哑地命令道：“继续。”

张绮明白过来。他是要她梳妆。

当下，她一一摘下头上的发钗饰物，拿起那玉梳，慢慢地，就着铜镜，梳起自己长达腰间的墨发来。随着一缕缕墨发在她的动作间飘散开来，陡然，房中变得明亮而沉静起来。

那一日一日，她从他怀中清醒，总是这样坐在几旁，笑靥如花地梳妆着。那时候，她是微笑的，他也是微笑的。

墨发一缕一缕梳顺，一缕一缕卷起，一缕一缕像穿花一般，在她的指间穿梭，然后用一根钗子便可固定。梳完发后，张绮静静地站起，如往常任何一个清晨一样，她走到一模一样的角落处，就着水盆把脸净干。

然后，她又回到几前，把白粉看了看后，放到一侧——她还年轻美貌，这些白粉会掩去她青春的明透和白润粉红。拿起胭脂，她一点一点按在唇上。

她的动作仔细而优雅，因宁静和专注，她的眉眼间，闪耀着隐隐的愉悦幸福。她细细地、均匀地把那胭脂一点一点按上去，直到她嫣红的小嘴变得红透。

以往做完这个动作后，她兴致来时，会悄悄潜到他身边，把涂得红红的唇印在他的颈项上、锁骨上，甚至他的耳后，也会悄悄印上一个。让他洗也洗不去，

总是被身边的将士笑话。

不过，此时此刻，自是没有这么洗妆的必要。垂下眸，张绮从另一侧几上，拿出一块干净的布帛，一点又一点，把唇上涂得太红的胭脂拭淡。

张绮身后，已传来低低的哽咽声。

把胭脂放下，张绮拿起了额黄，这额黄，她给剪成了梅花状，高兴时，她会把它贴在额心。不过张绮一向懒得过分，大多数时候，她是不贴额黄的。

把妆化好后，见到兰陵王还没有开口，张绮走到一侧，拿起放在榻旁的，她以往惯常穿的粉红裳服。

她一直是一个很俗很俗的人，她不喜欢那种高贵的大红、金黄和紫色，也不喜欢代表风雅脱俗的白色，更不喜欢凛冽的黑色，不喜欢很少有人穿得出来的青色。

她喜欢的，其实只是这种粉嫩粉嫩，既带着黄，又透着一点红的橘色。便如那枝头的桃花，她就喜欢这种平平常常、热热闹闹的颜色。把粉红裳服穿好，张绮低下头，从床榻的另一个角落，拿出一双擦洗得干干净净，她才穿了三次便因离开而废弃的靴子穿好后，张绮已打扮妥当。

她回过头向他看去。

堪堪回头，后面终于传来他沙哑的声音：“重来！”

什么意思？张绮怔怔地站在那里。

这时，他沙哑的声音又传来：“重做一遍。”

重做一遍吗？

张绮垂下眸，慢慢解下身上的衣裳，慢慢穿上自己来时的裳服，慢慢地走向刚才的榻几旁，慢慢地，重新拿起玉梳。重新解去墨发，重新绾起云鬓，重新洗去铅华，重新抹上胭脂。

当一切妥当时，她又听到他命令道：“再来，再做一遍。”

便这样，在这么宁静的时刻，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宁静的、美如春花的张绮，一遍一遍地梳妆着。每每她在红唇上涂上胭脂，又轻轻拭淡一些时，隐隐间，总是有那么一两声哽咽传来。

这一刻，外面春光灿烂，暖洋洋的太阳照耀在天地间，无数的少年男女，正嬉笑着游玩在春河之畔，凉亭之上。

这一刻，美丽的宫妃一次又一次脱下她的宫装，解去她的云鬓，一次又一次，如以往那无数个日夜一般，为君妆点容颜，为君染上铅华……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低低地说道：“可以了。”

如来时一样，他匆忙地抱着她，在寂寂春风中，把她送到了清河巷。

清河巷中，当张绮的马车启动时，她忍不住回过头去。

她一眨不眨地看着那个高大的、一袭玄衣的寂寞身影，一步一步地走出她的

视野。

直到她泪流满面，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四个太监等得太久，见张绮归来，都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当下，他们二话不说，簇拥着她便向皇宫驶去。

进宫后不久，宇文邕温暖有力的声音传来：“李妃呢？”在外面宫婢的应答声中，张绮碎步走出，朝着宇文邕福了福：“臣妾在此。”

宇文邕点了点头，微微眯起双眼，朝着张绮打量而来：“李妃若有所思，不知思者何事？”

感觉到他语气中异于常时地认真，张绮一凛。朝他福了福，她轻声说道：“妾在想，与妾一道来到长安的那几人，现在如何了。”

宇文邕看着她，似笑非笑地问道：“不是因为高长恭之事？”这话一出，张绮交错在腹前的手指，不由得绞了绞，她垂下眸，好一会儿才说道：“也有一些。”

“哦？”他在等着她说下去。

张绮暗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妾心甚乱。然，不是妾的，虽痛亦舍！”倒是说得斩钉截铁！

宇文邕哈哈一笑，突然说道：“他走了。”见张绮怔怔抬头，宇文邕说道：“高长恭刚才向朕请辞，想来现在已出了长安城。这齐国郡王，倒不愧是个硬骨男儿，知道事不可为，马上放弃离开。”

知道事不可为，马上放弃离开？

他放弃她了吗？

她现在都是与齐国对峙的周国皇妃了，他便是再有通天之能，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弄到他身边去。不然，等来的只能是两国烽火，以及永无止境的混战和逃亡。

他是得放弃，他不能不放弃！

从此后，他便是他，我便是我，永远永远，都再无交集了吧。

张绮抿了抿唇，好一会儿，才低低说道：“是，知道事不可为，自当放弃……”

这时，宇文邕走到她身边，伸手抚上她的肩膀，手指有意无意地拂上她的脸颊，低声道：“阿绮。”

“妾在。”

“朕现在希望，你能永远都是朕的李妃！”

在张绮身躯一僵时，宇文邕笑了笑，转过身道：“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更衣吧。”

“是。”

宴会过后，天也晚了，梳洗就寝后，再睁眼又是新的一日。

听着外面的鸟鸣啾啾，张绮缓步走到花园中，令太监宫女摆上几床榻，看着不远处绽放的桃花，心神恍惚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太监走到她身侧，低声说道：“禀娘娘，齐兰陵王妃还在，要不要把她召入宫中？”

召郑瑜入宫？为什么？

见她惊讶，那太监笑道：“娘娘，陛下是想娘娘出了这口气。”

张绮垂眸，长长的睫毛扑闪了一会儿，袖中的手指紧紧勾起。她知道，宇文邕这么做，是想试探于她。不管她是心狠手辣，还是心慈手软，他以后对她，都会有相应的方式。

唇动了动，张绮垂眸：“不用了。”那太监恭敬地说道：“此是周地，齐、周本不对付，娘娘要动齐地一个郡王妃，不过是举手之事。请娘娘放心，不会有影响的。”这是要她和盘托出她的心思想法了。

张绮低低地说道：“曾经之事，实与兰陵王妃关系不大……若是兰陵王不愿意娶她，她本什么也不是，我对这个郑妃，并无怨恨。”这本是张绮的心里话。

张绮站起身来，信手摘下一朵桃花道：“天下男人皆薄幸！他们喜新厌旧，三妻四妾，哪曾真正在意过妇人的心思？”那太监低头应道：“娘娘说得是。”不一会儿，便缓缓退下。

她再一次向宇文邕表达了她的三妻四妾的生活、对不顾她意愿的男人的厌恶，也许宇文邕看在这阵子两人知己一般，温暖自在的日子的分上，会不忍强逼于她。

与宇文邕相处了这么久，她清楚地明白，他与自己，其实是一类人，心里永远有着不安，喜欢权衡利益得失，把真正的感情藏得很深……这样的两个人，做知己朋友，远比做夫妻更能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

当天下午，张绮不顾那几个太监的阻拦，令他们拉来一辆牛车，荆钗布裙，来到一处酒楼中。

张绮挑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后，便安静地等着小二上酒菜。酒楼中，到处是私语声，张绮胡乱听了一阵后，眼角终于瞟到了一辆马车。那马车极为朴素，看起来毫不起眼。

张绮知道，过不了几天，那辆马车便会来到这家酒楼，果然给她等到了。

在她的期待中，一个婢女跳了下来，然后她伸手，迎下了一个少女。这个少女，不过十五六岁，她的眉眼清秀中透着温婉，配上她那充满智慧的双眸，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不一会儿，那少女便来到了酒楼。张绮听到小二迎上她，高兴地说道：“女

郎，是不是再来一份跳丸炙？”那少女声音细细地应道：“嗯。”那小二呵呵一笑，道：“好嘞，女郎请稍候。”

小二一走，张绮便朝一个护卫说了一句，当下，那护卫朝少女走去。那护卫说了一句话，朝着张绮的方向指了指后，那少女略略犹豫，这才提步向张绮走来。

来到张绮旁边，少女好奇地打量着她，这时，张绮轻声说道：“新兴公主，坐下说说话吧。”少女一惊，看到几个太监，马上明白过来：“是。”便走到张绮身边落坐。

“那跳丸炙，公主是给苏威买的吗？”新兴公主神色复杂地看了张绮一眼，垂眸应道：“是。他一直喜欢那菜。”

见张绮怔着，新兴公主小声地说道：“李妃娘娘，你是想知道阿威的事吗？他现在还被我父亲关押着，不过你放心，父亲不过是不许他出门而已，他现在整天读书，很安全的。”她的声音轻细舒缓，透着一种从容。

这新兴公主，一定是饱读诗书的吧？看她的样子，似乎对苏威种情已深。

张绮垂下眸来，好一会儿才说道：“我知。”她早知道，苏威在新兴公主身边，是能兴旺发达的。毕竟，新兴公主不是自己，她没有自己这种美貌之累，她还有一个有权势的父亲。这天下间，一心向上的世家子如果得了自己，只会成为他们前进的负累，如萧莫，如苏威。

也只有高长恭和宇文邕这种，不需要向上攀爬的皇室子弟，自己才不会拖累他们。

张绮转过头来道：“我此次求见公主，只是想知道，我那婢女阿绿，现在情况怎么样？”

“阿威也要我护着阿绿。”新兴公主回头朝婢女说了一句什么，令那婢女离去后，又转过头来，“娘娘别急，我让她去唤阿绿了。”

没有想到，阿绿真的托庇于她的保护之下。张绮长长的睫毛扑闪了一下，低声道：“多谢。”

“娘娘不用谢我。”新兴公主说道，“是阿威让我护的。”意思是说，她护住阿绿，不是看在她的面上，而是为了苏威。

张绮想要苦笑，这时，新兴公主又说道：“娘娘，我知道阿威倾慕你，可我也喜欢他，我会让他愿意选择我的。”少女的声音，纯净而干脆，透着一种明澈和自信。张绮抬眸看去，正好对上新兴公主熠熠生辉的眸光中，那一闪而逝的忧伤。

是了，她其实也是不安的，只是种情已深吧。不过比起郑瑜来，这个新兴公主可爱多了。她至少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明明白白地摆在张绮面前，语气中没有嘲讽，没有猜测，只有明明白白的表示。

张绮呆了好一会儿才道：“我知道，你会是好妻子。”说罢，张绮转过头来，看着那袅袅升起的鼎中汤雾发呆。直到这时，两女都没有动一下筷子。

新兴公主迟疑了一会儿，又道：“娘娘，陛下虽是年幼，却颇有主见。他不会喜欢你与阿威走得太近的，我的父亲也不喜欢。”顿了顿，她继续说道，“我知道父亲不对，这阵子他一直在向阿威施压，阿威他很累。不过我没办法，我喜欢他，他不能喜欢你。”张绮明白她的意思，点了点头，低声道：“我知，我知……”

感觉到张绮话中的涩意，新兴公主怔了怔，终于住了嘴。

不一会儿，阿绿的身影出现在街道上。远远看到，张绮连忙站起，朝新兴公主道：“请公主见谅，我想与阿绿到车中一叙。”

“娘娘请。”

张绮急急走出。

她走上自己的马车时，阿绿也掀开了车帘，爬了上来。一看到张绮，阿绿便是纵身一扑，抱着张绮欢喜地笑道：“阿绮阿绮，我天天听人说起你哦，她们都说，你又美又让陛下喜爱，可风光着呢。嘻嘻。”

听到她的笑声，张绮也是一笑：“阿绿，你现在好不好？”

“好啊好啊，”阿绿笑道，“我与阿仄天天在长安城中逛，他还带我到城外跑过几次马呢。”

看样子，她是过得好，圆脸蛋红扑扑的，眸子又黑又亮，一脸的幸福掩也掩不尽。

阿绿终于发现张绮表情不对，不由得收起笑容，小心地问道：“阿绮，你怎么了？小皇帝欺负你了？”张绮摇头。她想了想，还是说道：“我想回陈国……”

阿绿吓了一跳，“阿绮，你现在不好吗？现在大伙都敬着你，都赞你风光呢，我们还要回陈地吗？”

张绮抬头，怔怔地看着阿绿，好一会儿才绞着手，喃喃说道：“我……”她苦笑道，“阿绿，我就是，想让这颗心真正的静一静，哪怕一两年……阿绿，我也不知回到陈国会如何，可前去陈地，成了我的执念，我就是想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地方，能让我放下一切不安，踏踏实实地过些日子，实在不行，一年也好。”

阿绿呆呆地看着张绮，寻思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道：“阿绮，我们可以求公主的，她一定会帮忙，她人最好了！”张绮连忙摇头，把手放在阿绿的手背上，安抚她道：“不急，我还不急……反正在陛下立后之前，我都可以不急。”而立了后，这其中便会牵扯到很多利益、纠纷，还有宇文护和宇文邕各自的盘算，还有后宫的残酷争斗，所以，在那时之前离开就可以了。今天来找阿绿，只是她，

因为那人的永远离去，而心乱了，而急于想摆脱一些什么。

主仆俩说了会儿话后，张绮心情也平静了许多，她点了点头，道：“你先回去吧。”

“好嘞！阿绮，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一边说，阿绿一边蹦蹦跳跳地下了马车。

阿绿一走，张绮的马车也动了。刚刚启动，她便看到迎面驶来一辆华丽马车，张绮一看，便认出坐在上面的，正是宇文月。

瞥了一眼，张绮转过头。哪知这时，她的眼角瞄到马车中的另一个熟悉身影。

她是郑瑜！郑瑜怎么与宇文月坐在一起了？

低下头，张绮头痛地揉搓着额心。

对郑瑜，她一直不敢忽视。自然，此刻也不愿意把两个本不应该有交集的女人凑在一起的事，想得太天真。毕竟，她们都与她有仇，毕竟，宇文月是宇文护的女儿，以郑瑜的聪明和手段，想通过宇文月来报复到身为皇妃的自己，是很寻常的做法。

寻思了一会儿，张绮掀开车帘：“请那辆马车停一下，我有话相问。”

太监得令，上前拦住马车时，宇文月两人已齐刷刷地转头看来。

这时张绮已取下了纱帽，虽是荆钗布裙，却美貌无双，这样的一个女人，自然只能是皇帝的宠妃李氏。



第四十三章

突厥犯境再相见

看到是张绮拦车，宇文月一怔，郑瑜眼中则是飞快地闪过一抹慌乱。

她微笑地看着这两个女子，然后，转向郑瑜：“那日醉乡楼中，本宫奴才无知，却是伤了郡王妃，还请王妃勿要记恨。”于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张绮大大方方地说出她与郑瑜有仇后，就在马车中，朝着郑瑜一福，以示歉意。

这个举动有点大。因此，四周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更有好奇的人，已在打算等一会儿就扯出那醉乡楼的小二，询问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众人的议论指点，令得郑瑜脸色有点难看时，张绮却没有打算就此罢休。

她素腕一挥，朝着一个太监命令道：“阿石，那日气晕兰陵王妃，你也有份，上前去，向王妃致歉！”这哪里是致歉？分明是噎人。那太监自是求之不得，他笑吟吟地走上前，朝着马车中的两女胡乱一礼，尖着嗓子说道：“兰陵王妃，娘娘要咱家前来道歉，咱家就来了。”说罢，那太监抬着头，笑吟吟地等着郑瑜表态。

郑瑜脸色已是很难看，她哪里说得出口来？见她不说，那太监脸一沉正要发火，张绮温软的声音已然传来：“阿石，退下吧。”把那太监叫退后，张绮示意驭夫驱马上前。

直到两辆马车并列，彼此伸手可及，张绮才伸出头来。她微笑地看着马车中脸色发青的郑瑜道：“齐周向来交恶，想来，以我如今的身份，打杀一个敌国不受宠的郡王妃，那是没有人出头的吧？”

郑瑜的脸，彻底变得灰白！

张绮向后一倚，轻蔑地瞟了郑瑜一眼后，垂眸专注地看着自己修饰完美的指甲，缓缓说道：“说真的，这个机会真是难得呢，我都心动了。”

欣赏了一会儿郑瑜又惊又怕又气又恨的脸色，张绮终于决定放过她，因此，她示意马车离开。

在张绮的马车离开一些，郑瑜松了一口气时，突然，她再次听到张绮冷漠而高高在上的声音传来：“两位，你们好似还没有给本宫行礼呢！”